



### 谁的家园？

这里原是郊区，种植大片的蔬菜和瓜薯，如今城市迅速发展，变成了住宅小区，几年时光，高楼耸立形成了幽静的院落，大门左侧院墙上“示范住宅小区”的铜牌在阳光下闪亮，穿制服的保安日夜坚守在门口站岗保安全，虽然院里并没有他们自己的家。高楼间有大片草地和竹林，每年的春笋钻出地面，几天里就长成高大的新竹，可有人随意折断嫩竹，让它们的生命很快夭折，但总有新竹会活下来，成为竹林的一部分，这就是命运吧。

竹林每年都在扩大。

院里大路两旁是伞状的泡桐树，叶片宽大，树身粗壮，夏日里为路人洒下浓荫，提供凉爽。喷泉周围是水杉，树身像旗杆般笔直，茂密的枝叶长成宝塔形，直插向天空，显得雄健威武。跳跃的喷泉抛洒闪亮的水帘落珠，甚是壮观。

新的小区里，满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玫瑰花从盛开在竹林周边，冬青树丛在楼前形成围栏，碎石小路上时常钻出一些零散的小草，草坪上也会长出几棵小树苗来，那是一棵槐树落下的果实自发长出来的。槐树很粗壮，串串白花清香溢四方，招来一群又一群鸟儿在树上聚会啼鸣，十分喜人。只是草地上的树苗从未长成大树，园丁为了保持草地的平整和小路的干净，总是将小树和路面的嫩草拔除，好像它们选错了自己的位置，看来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可以等待的未来。青草的生命力却很顽强，只要有少许泥土，它就会长出来。而大片的小草肩并肩根连根地生长在草坪上，更像是给庭院铺盖了绿色的绒毯，令人赏心悦目。

一群麻雀双脚并拢着在草地上蹦达，时而朝身边的花喜鹊“喳喳”叫几声，喜鹊不屑于理会它们，继续姿态优雅地漫步，宽阔的草坪上有足够的草籽供鸟兽采食。

草地边缘的大树上有个鸟窝，像一只悬挂在树枝间的摇篮，阳光照耀着摆动不止的树叶，仿佛在快乐地招手。雏鸟伸出小脑袋“叽叽”叫唤，急切地盼着大鸟寻食回来。

草坪一侧由柏树丛围起来一个小小的游乐场，里面安装了斗式秋千、压压板，还有尖顶的塑料滑梯，几个小孩子跑来嬉戏玩耍，惊飞了草坪上的麻雀和花喜鹊。

## 第一章

如果再晚几个钟头，我也不会对它的出现如此大惊小怪了。它的许多同类就生活在我茅屋周围的大树上。一大家子就在一根树枝上玩耍。可我是昨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才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来到这里，所以此刻我屏住呼吸，端详这只靠近我面庞的小猴子。

它一动不动。一双镶嵌在黑缎子似的脸庞上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

它的眼神里既没有害怕和怀疑，也没有好奇的意味。于它而言，我不过就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

一会儿，这个毛茸茸的，婴儿拳头大小的脑袋歪向了左边。伶俐的眼神里写满了忧郁和怜悯，好像是因为我。

这双眼睛看上去是善意的，似乎想给我一些忠告，什么忠告呢？

大概我下意识地挪动了一下。这个金褐色的小毛球立刻蹦蹦起来，飞速越过一件件家具，来到敞开的窗户，最后它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清晨的雾气的中。

昨晚就寝时随手一扔的丛林服还在地上，就在行军床脚下的马灯边上。

穿好衣服，我来到走廊。

……隐隐地，我听到了一种类似骰子滚动的声音，声音来自通往走廊的原木台阶。我看到一只羚羊慢慢悠悠地爬上了台阶。

真的是一只羚羊，但非常瘦小。耳朵还不到我的膝盖，还有纤细如松枝一样的角和指甲盖大小的蹄子。

这个奇妙的生物从雾气中走来，停在我脚边，抬起了头。我尽可能小心地弯下身子，把手伸向这个如雕刻品一般精致的小脑袋。小羚羊一动不动。我轻轻触摸着它的鼻子，开始安抚它。

它任我为之，两只眼睛望着我。在它难以形容的温柔之下，我感受到了和刚才小猴子一样伶俐、忧郁的神情。我再一次感到不解。

羚羊舔了舔我的手指，仿佛要为自己不能开口说话致歉。接着它缓缓地移开脑袋，走向台阶。骰子滚动的声音再次响起，它也消失了。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带着一种特殊的渴望、兴奋、向往和沮丧的心情观察那些在干旱荆棘丛中自由和纯洁的生命。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回了失去记忆的岁月里曾经梦到过的天堂。但是，我虽已经触摸到了天堂的门槛，却依旧无法跨越。

## ■短篇小说

# 成长

□葛翠琳

上系着小木板，一个瘦瘦的小伙子就坐在那狭长的小木板上。交叉成十字的保险带系住他的上身后背，仿佛他穿了一条背带裤。身边挂着一个水桶，不时地晃动着。小伙子手中紧握一把水枪，正在喷水冲洗大楼的外墙和玻璃窗。

小女孩柔柔惊讶地仰望着高楼外用水枪冲洗楼窗的人，忍不住叫道：“哎呀！他掉下来怎么办？”

“闭上你的臭嘴！我小叔才不会掉下来呢。住高楼的人才不会摔下来！”

酸枣儿瞪了柔柔一眼，狠狠地说。

“为什么？”

柔柔怯怯地问，目光仍旧专注地眺望着空中的蜘蛛人。

“因为我小叔会爬高。他从小就爬树，胆子可大呢，怎么可能摔下来？”酸枣儿神气地说。

“那，住高楼的人为什么会摔下来？”柔柔问。

“住高楼的人往下看会头晕，那还不摔下来！”

“我家住在32层。我就不头晕！”柔柔不服气地说。

“把你拴在高楼窗外的绳子上，看不吓死你。你不头晕？谁信呀。”酸枣儿挑衅地说。

柔柔紧闭上嘴，不作声了。

一阵风吹过，柔柔忍不住又望了望悬在空中的蜘蛛人。只见用绳子系在高楼窗外的蜘蛛人小伙子在风中荡来荡去，努力用脚控制住自己的位置。

风扯起他的上衣，像一面鼓胀的船帆，他手中的水枪，喷射出一股水柱，冲洒在一扇扇透明的窗玻璃上，滚动的水珠儿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让机器人洗刷大楼的窗户才好。”柔柔说出自己的心愿。

“胡说！机器人没有心，怎么会明白要把窗户擦干净？说不定会把窗玻璃打破呢！小丫头儿，你什么都不懂！”酸枣儿“哼”了一声，用手指捏下弟弟流出鼻孔的鼻涕，转身抹在了青草的叶子上，然后用衣襟擦了一下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剥开来自己先舔了一下，然后放入弟弟的嘴里。

弟弟栗子笑嘻嘻地嚼着棒棒糖，很开心的样子，他穿的开裆裤，屁股蛋敞露着，像脸蛋一样红通通的，肉乎乎的。姐姐事事呵护着他，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 艰难但快乐的外乡人

“亲人在那里，那儿就是我的家。”这是酸枣儿一家人唱的歌。

酸枣儿全家租住一间小小的平房，附近各小区里的住户经常有人搬家，多收废品时，把人家不要的旧家具捡了回来，布置自己的家。断了弹簧的大床垫上面铺放了硬纸板，铺上被子平平展展像一面大炕，躺在上面蛮舒服的。两个旧沙发垫子拼在一起成了酸枣儿的床，一个长圆形木头澡盆成了弟弟栗子的摇篮，虽然不能睡，爹给盆底儿安装了四个小轱辘，可以像小车一样推着走，从此成了栗子的专车。

家中的东西几乎全是捡来的，只有大床单是娘自己买的，白天总是爱惜地折叠起来，睡觉的时候才铺展开。整个家可以用一个纸箱子搬走，但全家人都满足而且快乐。常常说：“京城里遍地是黄金。只要能吃苦，就不愁吃穿。”

娘说：“天上不会掉馅儿饼，等你伸手接着。井

水也要靠自己提上来。路边的草自己都能长起来，人有两只手还怕不能活？”

傍晚饭后，一家人聚在一起，唱起歌来相当开心。

亲人在那里，那儿就是我的家。东西不算多，房子也不那么大，全家闯世界，再苦再累也不怕。只要有活儿干，收拾东西就出发。天南呀河北，人间何处不安家。快乐过日子，小小孩子会长大。

## 争 吵

今天，酸枣儿和栗子跟小叔到新小区里来，这里有儿童游乐场，谁知却和小朋友发生了争吵。

一个小男孩儿骑辆三个轮子的儿童车跑来，他丢下小车跑向秋千，对正在追过来的老人喊：

“爷爷，我要玩荡秋千，抱我！”

就在这时，酸枣儿抢先一步，把弟弟栗子放进了斗式秋千里，用力一推，秋千就荡起来。栗子快活地“咯咯”笑，小男孩眼巴巴地看着秋千荡来荡去，很不甘心地一步一步走近秋千……

酸枣儿大喊一声：“走开！撞到你活该。”

老人忙把小男孩拉到身边，嘱咐说：“优优，离远点儿。秋千撞到了很危险的。”

小男孩优优眼巴巴地望着荡来荡去的秋千，固执地说：“我要玩秋千！”

老人弯下腰来客气地对酸枣儿说：

“小朋友，游乐场上玩，不好抢占位子的。你们玩一会儿秋千，就让给优优玩好不好？”

“不好！我弟要玩好久长时间！”

酸枣儿说着，用力推秋千，让秋千荡得很高，栗子开心地“咯咯”大笑。

优优的眼泪吧吧嗒吧嗒往下掉，后来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老人忙把优优抱在怀中，对酸枣儿讨好地说：“来！你们骑优优的三轮儿童车，让优优玩一会儿秋千，好不好？”

酸枣儿看了看崭新亮丽的儿童车，显然动了心。她把栗子从斗式秋千里抱下来，吩咐说：“快！骑儿童车去！”

栗子歪歪扭扭地骑上儿童车，酸枣儿追着弟弟奔跑，惊飞了草地上啄食的麻雀。

砰！栗子骑着儿童车撞在了水杉树上。

## 外乡人

酸枣儿脚上穿着不成对的破拖鞋，踢踢踏踏地推着儿童车回到小游乐场。

“我们不骑儿童车了，还给你！”

老人仔细看过儿童车，唠叨说：“你看看！你看看，新买的儿童车，你就给撞掉了一块漆……”

酸枣儿强辩说：“不是我们撞的！是大树撞的。”

“干吗不躲开树呀。”

“你们想躲开树，可车子不听我们的。我使劲儿用手拉它也拉不住……”

老人气呼呼地唠叨着，这时，栗子正在往压压板上撒尿，尿水滴滴答答往地上流，栗子一边尿一面嘻嘻笑。

“你们这些外地人呀，真是的，你尿在压压板上，别的孩子怎么坐呢？脏死人了。”一位老太太说。

“我们应该向物业申诉，小区怎么管理的？我们交了那么多物业费，小区外面的人怎么可以随便进入小区的院子里来？保安干什么的？太不像话了！”一位抱着婴儿的阿姨愤愤地说。

“就是！就是！外面什么人都能进入小区里来太不像话了！”老人附和说。

“可他们毕竟是小孩子，又能把小孩子怎么样？”小阿妹说。

“我们当然不能欺侮小孩子。可她们这些外地

人太没有规矩……”

“我们也是北京人！我爸妈、我小叔儿都在北京干活儿，我们就是北京人！”

酸枣儿不服气地尖声说着。

这时，优优从背包里掏出游戏机，玩起了射击和进攻，一阵轰鸣，引得众小朋友都围过来观看，酸枣儿拉着弟弟也挤到跟前，她伸出小手想触摸一下闪动的屏幕。

“别动！这是iPad，很贵的。”优优大声喊。

“100元？”酸枣儿羡慕地问。

“噢！几千元哪！”老人用手比画着感叹地说。“比电脑还贵！比电视还贵哪！”

“弄坏了，你赔得起吗？”优优神气地说。

酸枣儿眨了眨眼睛，得意地说：“我家有花猫，有大黑狗，有小白兔，还有刚孵出来的小黄鸭，毛茸茸的，会游水。你有吗？”

优优说：“你带它们到这儿来，让我跟它们玩儿，好吗？”

酸枣儿说：“花猫和黑狗不能来，它们要看家。”

“小黄鸭和小白兔呢？”优优问。

“小鸭和小兔，我可以带它们来。那你让我玩这个……扑……扑……”

“iPad！”优优说，“这个不能给你玩，会弄坏的。你玩一下YOYO球还可以。”优优说。

“爷爷，帮我把iPad收起来！”优优喊着，跑去玩攀登架了。

## 危急时刻

酸枣儿眼巴巴地看着老爷爷把游戏机收进背包里，自己只好无可奈何地跑向攀登架，眼望着优优脚踩一格一格栏杆往上爬，她正准备从优优的对面爬上攀登架，就听优优突然大声哭喊：“哎哟！爷爷……”

原来优优焦急忙忙往攀登架上爬，快要达到顶部的时候，一只脚踩空，另一只脚一滑，身子悬空吊在了栏杆上，全靠两只小手紧紧抓住栏杆，眼看着身子就要坠落下来。

爷爷还在往背包里装游戏机，而且他离攀登架有十几步远的距离，老人腿脚又慢，眼看着优优就要从高处掉下来，大家都忍不住发出尖声惊叫。

就在这时，酸枣儿奔了过去，让优优的一只脚踩在了自己的头顶上。虽然她的身子晃了两下儿，但酸枣儿没有躲开，也没有蹲下身来。

优优的一只脚踩到酸枣儿的头顶，因为有了支撑，另一只脚很容易就够到了攀登架的栏杆，紧接着，优优踩在酸枣儿头顶上的那只脚也蹬在了栏杆上。

爷爷奔到攀登架跟前时，优优已经从一层层栏杆上从容地爬了下来，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老爷爷连连夸赞酸枣儿说：“你这孩子，很勇敢，谢谢你哟……”

优优两脚踩在地面上，对酸枣儿友好地说：“我给你玩儿iPAD……”

酸枣儿却说：“不玩儿了！你看，我小叔收工了。小叔会带我们去买棒棒糖！”

酸枣儿说完，拉着弟弟的小手，跑向那降落到地面上的蜘蛛人。蜘蛛人把栗子高高举过头顶，转了两个圆圈儿，栗子快乐地骑在小叔的脖子上，嬉笑着、呼喊着，像个幸运王子。

“酸枣儿，明天，你来玩儿吗？”优优喊了一句。

“明天，我小叔要去别的小区冲洗高楼的窗

户，离这儿可远了……”

酸枣儿说完，招招手，蹦蹦跳跳地牵着小叔的衣襟，走出了小区的院门。

“30年后再相会……”蜘蛛人高亢的歌声在夕阳中回荡，身影消失在院墙外。

是的，优优、柔柔、白胖胖的婴儿、光脚的酸枣儿、栗子，都会长大，各自走自己的路，30年后，他们又会是怎样呢……

插图：贾明楚

“那么，那么你为什么让我我……”

“这不是明摆着的嘛！”帕特里夏答道。我迟钝的思维让她很生气。她的大眼睛闪闪发光。

“您应该看到了，”她继续说道，“那些动物生活的多安静，多自在。这是它们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

是受时间的影响？还是景色的影响？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她好像天生拥有一种说服力，而且了解事物隐含的真相，这与年龄和思想毫无关系。她似乎超越了人类的常规。

“我不想打搅这些野兽，”我对她说，“只想和它们待一会儿，像动物一样和它们待一会儿。”

帕特里夏用认真稍带怀疑的目光打量我。

“您真的喜欢它们？”

“那当然。”

棕色的大眼睛怔在了那里。之后，在这个极端敏感的脸上绽放出了信任的微笑。“我相信。”帕特里夏说。

我很难解释在看到这个微笑和听到这句回答之后所感受到的快乐。我继续问：“那么，现在我可以过去了？”

“不可以。”帕特里夏坚决地说道。

纤细柔软的脖颈上，剪成圆球形发型的脑袋微微地，但不容置疑地摇了一下表示拒绝。

“为什么？”我问。

帕特里夏没有立刻回答。她默默地打量着我，若有所思，目光里流露出了一丝友好。这是带有特殊意味的友好。公正、严肃、饱含了忧郁、怜悯，还有一些爱莫能助。

我曾经看到过这种奇特的表情。在哪儿？我想起了清晨造访我茅屋的猴子和羚羊。神秘的动物式的忧郁，我竟在帕特里夏深邃的双眼里找到了。但是，小帕特里夏是会说话的。

“这些野兽不需要您，”帕特里夏终于开口了，“和您在一起，它们就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安静、自由地玩耍了，像它们平常习惯的那样。”

“可是，我喜欢它们，这您也知道。”

“那也不行，”帕特里夏反驳道，“野兽和您合不来。必须懂得它们，但您不懂而且您也不会懂。”

她思考了一会儿，想表达得更明白些。她耸了耸瘦小的肩膀，接着说道：

“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而且来得太晚了。”

帕特里夏与身边的大树贴得更近了，灰色的背带裤让她看起来完全成了这棵树的一部分。

《**狮王**》，【法】凯赛尔/著，何珊/译，接力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 狮 王

□(法)凯赛尔/著 何 珊/译

片波光粼粼的水域，我就可以在野兽们的专属领地感受它们的友谊了。

无论什么都阻拦不了我。所有的谨慎、自卫的本能都已被我抛在一边，在一个隐约但强烈的冲动下我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我的愿望即将得到满足。

就在此时，一个警告制止了我。警告就来自我身边的某处。绝不是动物，我已融入它们的世界。我想是人类。

我听到了一句英语：“您不该再往前走了。”

在一个灌木的阴影下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轮廓，离我顶多两三步远。他没有刻意躲藏，不过因为他穿着暗灰色背带裤，倚在一棵大树旁，一动不动，使他看起来好像与这棵树融为一体。

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梳剪成圆球形的黑头发遮住了前额。圆圆的脸晒成了棕褐色，皮肤很光滑。脖子纤细且柔软。棕色的大眼睛仿佛对我不屑一顾，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野兽。

这个眼神让我觉得这个孩子把我看成比他还小的孩子，所以很不自在。

我低声问道：“不能到那边去吗？是禁止的？”孩子点了下头，目光还是没有离开那群野兽。

我继续问道：“肯定不行吗？”

“还有谁能比我更清楚？”孩子说道，“我爸爸是这个皇家野生动物园的总管。”

“这下我明白了，”我说，“他让儿子负责监督。”

棕色的大眼睛终于转向了我。这个晒得黑黑的小家伙第一次显露了与他年龄相称的表情。

“您搞错了，我不是男孩，我是女孩。我叫帕特里夏。”

## 第二章

从帕特里夏洋洋得意的神情可以猜到她已经不是头一回让游客吃惊了。

同时更有说服力的是，她的笑容、眼神、柔软脖子都透露出一种天真无邪而且与生俱来的吸引力，这也显示出她孩童外表下隐藏的真实性别。我的确需要这种冲击让自己回归现实：一个



小女孩，独自出现在清晨的灌木丛中，与野兽仅有几步之遥。我问她：“谁容许你这么早就出来，还走得这么远？”

帕特里夏并不理会我的问题。她的表情凝重起来，看起来更像个男孩子。她出神地看着兽群，好像我不存在。

此时，阳光从晨曦中倾泻而下，野兽在闪闪发光的水洼旁越聚越多，可以看得更加真切。

走近它们的欲望愈发强烈。一个小女孩岂能在最后时刻扫我的兴。我向林中空地又迈进了一步。

帕特里夏并没有转头，只是说了一句：“不要去那边。”

“你会告诉你的父亲，然后他会把我从公园里赶出去？”我问道。

“我不是会告状的孩子。”帕特里夏说。

她向我投来了藐视的目光。一个孩子的荣耀感全写在她的眼睛里。

“那么，你是怕我出事？”

“您都这么大了，完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而且您有什么事跟我也无关。”帕特里夏说。

一个如此纯真的女孩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怎么会显露出几近残酷的冷漠？如果我遭到野兽爪爪、獠牙和尖角的袭击，她大概也会无动于衷地看着我被踩烂，被开膛破肚吧？